

# 《贾政训子》

## 主要角色

贾政：生  
 贾宝玉：小生  
 贾环：丑  
 贾母：老旦  
 王府长史：净  
 家院：末  
 婆子：彩旦  
 鸳鸯：贴旦  
 琥珀：贴旦

## 情节

是剧为《贾政训子》，出于《红楼梦》小说三十四回。夫贾政，固贾宝玉之父也。贾宝玉衔玉而生（事实详载本书），秉性奇特，得天独厚，大器之成，未尝无希望，无如生于纨绔之家，自少至长，无日不厮混于脂粉队中，圣贤所谓仁义道德，社会所谓世故人情，皆茫然不知。贾政之失教，实不得辞其咎。然贾政亦知贾宝玉之不能不教，奈贾母非常溺爱，教之过严，恐失贾母之欢心；教之不严，仍无益于贾宝玉。若长此放纵，实非了局，再三筹度，适值贾宝玉暗藏旦角琪官，被忠顺王府长史探悉，前来向贾政索取，证据确凿，无可隐瞒。贾政欲借此为由，申斥一番，以儆其将来，又撞见贾环挈带众小厮，飞跑而出，贾政盘诘情由，贾环遂掩饰自己之过，捏词宝玉强奸金钏，以致投井身死（事实见本书三十二回），因经过井旁，见其腐烂之尸，唬逃至此。贾政闻言，怒不可遏，立命家人将贾宝玉缚住，痛打一顿，直至皮开肉烂，尚未歇手。幸贾母与王夫人，先后到来，竭力阻止，贾政方始息怒。贾宝玉自有生以来，受如此之折磨，实为第一次。

## 注释

天生人，必有用。其所以有用者，以家庭教育为基础，未有不受家庭教育，而能立身于天地间者。故家长有义方之训，而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出焉。若一意姑息，不加管束，小而言之，邪淫奸盗，入于下流；大而言之，忝然操政柄，为虎作伥，赠以卖国奴之恶名，毫不拒却，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两相比较，而善恶之途分焉。可见家庭教育，万万不能苟且。

## 根据《戏考》第三十册整理

### 【第一场】

（贾政上。）

贾政	（引子）	臣子当忠孝，方不负君亲。
	（念）	龙凤呈祥邦家光，皇恩浩荡恤忠良。叨庇祖荫衣襟紫，世居金陵姓氏香。
	（白）	下官贾政，字存周，官拜工部主事。自幼研究经史，以期与国家出力。可恨次子宝玉，与我相反，终日只在姐妹行中，调脂弄粉，并不读书为事。是我每欲严加管教，奈为老母所阻，未能如愿，思想起来，好不焦闷人也。
	（西皮原板）	贾存周在书房心中闷倦， 最可恨不肖子种种不端； 生长在锦绣丛品行下贱， 终日里弄脂粉辱没祖先。 都只为惧老母难加教管， 到何日他才能尽改前愆。 无奈何出书房把心来散， 且与那众清客论地谈天。

（贾政下。）

### 【第二场】

(贾环上。)

贾环 (数板)

我来了来了。我荣国府里把孽作，奸盗邪淫我都会，吃赌嫖喝全占着，别看堂堂荣国府，却是一个畜类窝，靡我也不见少，有我也不算多，倘若真靡有我，这块新戏定打锅。列位自然不知晓，静坐哑言听我说，若是无有我，无人把舌学，无人把舌学。

(念)

自幼生来好顽皮，不知礼义不知耻。阖家俱长偏心病，供养宝玉是怎的。

(白)

在下贾环。我有一个哥哥，名叫宝玉，他作的那些奇巧事，说的那些奇巧话，不但我们中国的人想不到，就是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国、日本国，无论哪一国罢，大约也找不出第二个来。论起来他那个模样，长的比我那可就差多了，等会他若出来，把列位要是吓不死，那算我姓贾的没有点真事。别看他长的不像样儿，却是男风女色，无一不好，真称得起一个水旱两路的大英雄。不知为了何故，阖府里人，上至老太太，下至三等的丫头小子，没有不和他好的，是没有一个和我好的，因此我可就吃了亏了。他吃的，我捞不着吃，他喝的，我也捞不着喝。我有心想个法子，将他制造制造，就是不得便。可巧今儿早上，我到大观园里顽耍，从那东南角上井旁经过，见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名叫金钊，原来因我宝哥哥与她有奸，被太太捉住，将那丫头，打了一顿，那丫头因气赌死，投井而死。待我报与老爷知道，一定将宝玉管教管教，给我出出气，我就是这个主意。宝玉吓宝玉，我叫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贾环下。)

### 【第三场】

(贾宝玉上。)

贾宝玉 (西皮原板)

迈步出离怡红院，  
想起金钊愁顿添。  
只为偶动偷香念，  
逼死姣娃丧黄泉。  
只落得阴阳路隔难再见面，  
只落得花容月貌顷刻捐。  
再不能同游凹晶馆，  
再不能谈心绛云轩。  
越思越想肝肠断，  
满腹心事对谁言。

(白)

咳，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想我贾宝玉，每日在大观园中，不是听林妹妹之弹琴，就是同宝姐姐吟诗，无论风花雪月，那一件不是尽兴玩耍，谁想还是人心不足，贪得无厌。昨日到了太太房中，与金钊姐姐取笑了几句，不料被太太碰见，以为是她引诱于我，一怒将她赶出府去，因此她羞恨交加，投井而死，这不是明明被我所害么。

(叫头)

金钊姐姐！

(白)

你死得这样惨苦，叫我日后到了九泉之下，有何面目，与你相见哪。

(西皮摇板)

事到伤心泪自多，  
红颜薄命可奈何。  
也不知香魂玉魄归何处，  
我的金……

(贾政暗上，看。)

贾政 (白)

吓！

(西皮摇板)

你为何背地伤心泪婆娑？

(白)

你方才言讲“金”什么？

贾宝玉 (白)

“金”么……是孩儿见扇上，金坠失丢，故而在此沉吟。

贾政 (白)

我把你这畜生，还有哪些不足？终日不是寻愁觅恨，就是长吁短叹，真乃是不长进的东西！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老爷：今有忠顺王府长史求见。

贾政 (白) 是了。  
有客到来，你且退下。

贾宝玉 (白) 遵命。  
好了好了，这回重责，业已逃过，待我且到潇湘馆，与林妹妹玩耍便了。

(贾宝玉下。)

贾政 (白) 呵，忠顺王府，向无来往，今日使人前来，必有原故。  
家院，

家院 (白) 在。

贾政 (白) 吩咐动乐有请。

(王府长史、四监、二家将同上。王府长史与贾政见礼。)

贾政 (白) 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望祈恕罪。

王府长史 (白) 岂敢那，岂敢。下官来此，并非擅造潭府，只因我府有一个戏子，名叫琪官，一向好好的在府伺候，如今竟三五日，靡有回去，因此各处查访。谁想这满京城里，十停人，倒有八停人，说那戏子，近日和含玉而生的那位令郎，相交甚厚。下官因为是在老先生府上，不敢擅来索讨，所以回了王爷。王爷的意思，若是别的戏子，就是一百个，也就罢了，只是这个琪官，在王爷面前，随机应变，甚合其意，断断少他不得。故命下官前来相求，望祈老先生转达令郎，将琪官放回，不但王爷领情，下官也免奔劳之苦。

(贾政作又惊又气。)

贾政 (白) 呵，竟有这等事，大人少待，待学生叫出小儿，当面追问。  
人来。

家院 (白) 伺候老爷。

贾政 (白) 速到大观园，将宝玉传来见我。

家院 (白) 是。  
老爷有命，传宝二爷问话。

贾宝玉 (内白)  
(贾宝玉上。)

贾宝玉 (西皮正板) 在潇湘，伴攀卿，  
忽听传唤胆战惊。  
急忙且把衣冠整，  
见了父亲问分明。

(白) 呼唤孩儿，有何吩咐？

贾政 (白) 嗯嗯嗯，你这畜生，不在家用心读书，已应重责，怎敢又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来。  
那琪官，乃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你竟敢将他引诱出来，如今祸及于我，快快从实讲来。

贾宝玉 (白) 孩儿不但不知此事，并连这“琪官”二字，也不知晓。此等言语，叫孩儿怎样承认？

王府长史 (白) 公子不必隐瞒了。

贾宝玉 (白) 实在不知，并非虚语。

王府长史 (白) 既是公子不知，腰中那条红汗巾子，可是哪儿来的呢？

(贾宝玉惊。)

贾宝玉 (叫头)  
(白) 哎呀，大人吓！  
(白) 听说他在紫檀堡，置买房产，想在那里，也未可知。

贾政 (白) 你且去到书房，等我送客回来，有话问你。

贾宝玉 (白) 咳，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得这样详细。

(贾宝玉下。)

王府长史 (白) 令郎如此说来，一定是在紫檀堡。下官且去寻找，若在那里便罢，若不在那里，还要前来请教，一切冒犯，当面谢过。

贾政 (白) 不敢。

王府长史 (白) 告辞了。

贾政 (白) 请。

王府长史 (西皮摇板) 事非得已奉差遣，  
登门打扰求海涵。

贾政 (西皮摇板) 接待不周多怠慢,  
恭送大人到门前。  
王府长史 (西皮摇板) 手拉着先生回身转,  
贾政 (西皮摇板) 替学生代问王爷安。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贾宝玉上, 走串子。)

贾宝玉 (白) 哎呀, 且住, 看我父亲, 这样光景, 一定是要将我重重责打。咳, 吓, 有了, 若是我那宝姐姐、林妹妹在此, 一定与我出个主意, 无奈她们又不知晓。咳, 就是那焙茗小子在此, 也能给老太太送信, 前来打救于我, 偏偏他又不在跟前。但说是这这……

(乱劈柴。婆子上。)

婆子 (念) 急急忙忙, 去到厨房。

贾宝玉 (白) 好了好了,

(贾宝玉拉婆子。)

贾宝玉 (白) 你快去告诉老太太, 就说老爷要将我打死。

婆子 (白) 金钏不是打死的, 她原是跳井死的, 没有事了, 二爷放心罢。

(贾宝玉打婆子, 婆子下。)

贾宝玉 (白) 这样紧急之事, 偏偏碰着这个老聩婆子, 真乃事不凑巧。我且越过书房, 去到二门以上, 使人报于老太太便了。

(【急急风】。贾宝玉下。)

## 【第五场】

(【水底鱼】。贾政、贾环自两边分上, 碰, 贾政失色。)

贾政 (白) 你这畜生也敢这样放肆!

贾环 (白) 孩儿原来不敢跑, 只因从那东南角上井边经过, 见那井旁有一个死人, 哎呀, 头有这么大, 身子有这么粗, 把我吓的靡有主意, 所以才跑了来。

贾政 (白) 哪个跳井, 快快讲来。

贾环 (白) 孩儿闻听人言, 是我宝玉哥哥, 在太太房中, 强奸了金钏丫头, 那金钏羞愧不过, 所以跳井而死。

贾政 (白) 你待怎讲?

贾环 (白) 金钏跳井而死。

(贾政失色。)

贾政 (白) 奴才呀!

(唱) 结交琪官罪已盈,

逼死丫鬟更非轻。

人来连把宝玉叫,

今日我要施重惩!

(二家丁、贾宝玉同上。)

贾宝玉 (唱) 忽听爹爹一声唤,  
吓得我心惊胆又寒。

身不由己抖衣战,

无计奈何跪平川。

贾政 (唱) 一见畜生怒冲天,

罪恶满盈难饶宽。

吩咐家丁速速打,

(家丁同打。)

贾政 (唱) 打死畜生免辱祖先。

贾宝玉 (白) 哎呀, 爹爹呀! 孩儿年幼无知, 作下这不法之事, 望爹爹开一线之恩, 饶恕这次, 孩儿从今以后, 发愤读书, 再也不敢作此苟且之事了。

贾政 (白) 住了! 今日若不将你这畜生打死, 将来必要闯出大祸来, 与我重重的打!  
(家丁同打。)

贾宝玉 (白) 哎呀, 爹爹呀!  
(唱) 今日里将孩儿逼于非命,  
怕的是我祖母知道伤心。

贾政 (白) 呸!  
(唱) 听一言来怒转增,  
花言巧语显聪明。  
伸手夺过打人板,  
活活要你的命残生!

(贾政打。)

贾环 (白) 还有今天来, 早就该打。  
家院 (白) 老爷息怒, 宝二爷打的不能言语了。  
贾政 (白) 咳, 若不为老太太知道生气, 今日一定, 将你处死。嗯嗯嗯。  
(贾政下。)

贾环 (白) 你回来再打。咱爷们这块新戏就是这一场吃筋, 越打越有好, 哈, 不回来打了,  
待我把你拉出来。  
(贾环下。鸳鸯、琥珀扶贾母同上。)

贾母 (西皮导板) 忽听鸳鸯报一声,  
(唱) 好叫老身吃一惊。  
急急忙忙往前进,  
一到书房看分明。  
(白) 我儿在哪里? 哎呀, 宝玉呀!  
(唱) 一见宝玉卧尘埃,  
不由老身泪满腮,  
因为何事遭毒打,  
快快醒来说明白。

贾宝玉 (白) 哎呀, 祖母吓!  
(唱) 只为环儿进谗言,  
挑拨我父怒冲天。  
不分皂白打数遍,  
(哭) 祖母吓!  
(唱) 打得我血肉横飞湿衣衫。

贾母 (白) 吓!  
(唱) 骂声贾环小贼种,  
又叫老身把气生。  
叫声宝玉休悲恸,  
待我与他把理评。  
家院把你老爷请,  
(贾政急上。)

贾政 (唱) 母亲发怒为何情?  
(白) 母亲为何生气, 有话只管吩咐孩儿。

贾母 (白) 你原来和我说话, 我倒有话吩咐, 只是我没养个好儿子, 可叫我和谁说去?

贾政 (白) 母亲此话, 叫儿子如何当得?

贾母 (白) 哈, 我说一句话, 你就当不得。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 难道宝玉就当得么。你  
这畜生, 真算是只知有己, 不知有人哪!  
(唱) 手指贾政骂连声,  
打在他身我心疼。  
一般都是你的子,  
听信谗言为何情?

贾政 (白) 母亲容禀。  
(唱) 非是孩儿信谗言,  
实是畜生太不端。

平日不把书来念，  
调脂弄粉罪难宽。  
结交王府蒋小旦，  
逼死金钊丧井泉。  
若不严行将他管，  
只怕他惹祸要无边。

贾母 (白)  
(西皮流水板) 奴才呀！  
自古道人难活百年，  
老身今已八十三。  
年老多病长闷倦，  
幸亏宝玉他承欢。  
他学那斑衣戏彩人皆见，  
所以是调弄脂粉女扮男。  
百般孝顺真如愿，  
早知你屡次要阻拦。  
结交小旦非造反，  
丫鬟跳井与他无干。  
你偏听信小人谗，  
血口喷他惹祸端。  
明是嫌我多碍眼，  
故而打他与我观。  
人来与我速打点，  
母亲要往哪里去？

贾政 (白)  
贾母 (白)  
(唱) 整顿车马我要回江南。

贾政 (叫头)  
(白)  
(西皮二六板) 哎呀，母亲！  
再不息怒，孩儿跪下了。  
贾政下跪苦哀告，  
尊声老母听根苗：  
都只为宝玉太不肖，  
罪恶多端难宽饶。  
倘若不把他管教，  
怕的后来犯天条。  
因此将他来教导，  
从今后指望他不把气来淘。  
不料想母亲生烦恼，  
因此小事气冲九霄。  
悔不该将他来打了，  
望母亲，恕孩儿，并非是听信谗言，原来是教子念切，此心无他，年过半百，  
从无过犯，望求把儿饶，我这是头一遭。  
儿心惟有天可表，  
拜恳母亲把气消。

(鸳鸯、琥珀同跪。)

鸳鸯、  
琥珀 (同白) 既是老爷苦苦哀告，老太太就该开恩才是。

贾母 (白) 嗯嗯嗯，若不念你平日孝顺，一定不能饶你，与我起来罢。

(贾政、鸳鸯、琥珀同起。)

贾政 (白) 谢过母亲。

贾母 (白) 快快去罢，不要在此惹我生气。

贾政 (白) 孩儿遵命。

(贾政出门。)

贾政 (白) 咳，我母亲这样溺爱，只怕此子，终无成人之望了。

(贾政下。)

贾母 (白) 宝玉，看你爹爹已去，你的身体，还疼不疼，出了气没有？

贾宝玉 (白) 孙儿身体，虽不甚疼，只是气还不出。

贾母 (白) 我已将你父亲骂过，还有何气不出？

贾宝玉 (白) 此事原非我父亲主意，乃是听了环儿调唆。

贾母 (白) 老身适才气糊涂了，有些颠三倒四，竟把这畜生忘记了。  
鸳鸯、琥珀与我将环儿找来。

鸳鸯、  
琥珀 (同白) 领命。  
老太太传环三爷进见。

(贾环上。)

贾环 (白) 不用叫，早就等着了。鸳鸯姐姐，老太太叫我，八成是给我好东西吃？

鸳鸯 (白) 不错了。快去吃罢。

贾环 (白) 哈，叫我猜着了。  
祖母在上，孙儿叩头。

贾母 (白) 你这畜生搬弄是非，令你宝哥哥挨打，真乃可恨。  
鸳鸯、琥珀，

鸳鸯、  
琥珀 (同白) 伺候老太太。

贾母 (白) 与我重重地打他一顿，与你宝二爷出气。

鸳鸯、  
琥珀 (同白) 遵命。

(【风入松】。鸳鸯、琥珀同打。)

贾环 (白) 孩儿再不敢学舌了。

贾母 (白) 嗯嗯，念你乃是初犯，饶你不死，去罢。

贾环 (白) 哎呀，我只说给我点东西吃，就完了，谁想还给了我个山果铺来。列位不信，只管看我带着一身栗子枣，可是打的些疙瘩。

(贾环哭，下。)

贾母 (白) 这回可出了气了？

贾宝玉 (白) 祖母呵！  
(唱) 打罢贾环心内欢，  
祖母在上听根源：  
请放宽心回房转，  
早用晚饭把身安。  
明日若到潇湘馆，  
千万莫对我林妹妹言。  
她若知道必挂念，  
只怕她时刻伤心泪不干。

贾母 (白) 不用嘱咐，我知道呵。  
他兄妹真是要好。你看他打的这般光景，还是忘不了他林妹妹。  
鸳鸯、琥珀，好好地将你宝二爷，送回怡红院去罢。

(【尾声】。众人同下。)

(完)